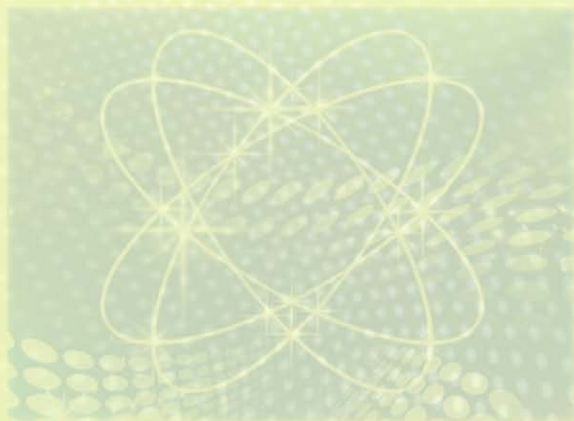


当代作家文库

第15辑

生死界

北 狼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当代作家文库

第15辑

生死界

北 狼/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死界/北狼著.—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11.7

(当代作家文库.第15辑)

ISBN 978-7-5063-5948-1

I.①生… II.①北… III.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
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34839号

生死界

作者:北 狼

责任编辑:李明宇

装帧设计:鸿艺工作室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:100125

电话传真:86-10-65930756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(邮购室)

E-mail:zuoj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a.net.cn

印 刷: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152×226

字 数:300千

印 张:12.5

版 次:2010年12月第1版

印 次: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5948-1

定 价:26.00元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20 年的作家梦（序）	（1）
暗 器	（3）
编辑部的事故	（59）
生死界	（120）
手榴弹和棉花糖	（178）
小权力	（259）
我读《生死界》（跋）	（305）

20 年的作家梦（序）

盛桂荣

去年我还在宣传部的时候，建强说要出一本书，要我为他的新书作序。这件事我有些犹豫，我觉得作序这类的事应该由连禾、久忠他们来干更合适。就在我犹豫的时候，我的工作发生了变动，我调到了县人大。今年春天，建强又找到我，说他的书还要出，书的序还想让我来作，我就痛快地答应了。

从 1992 年至今，建强一直坚持文学写作，算起来快二十年了。二十年，在人生长河中不算长也不算短，但是它足以改变一个人。二十年来，建强也有了这样那样的变化，唯一不变的就是对文学的执著和真诚。

建强对文学是执著的。无论在工商局，还是在旅游局，还是后来到了宣传部、报社，他都坚持写小说，而且始终做着作家梦。其实建强早就加入北京作协了，按说应该算“作家”了，可是他并不甘心，总跟自己较劲，总想当一流作家、大作家。我曾经很不理解这种想法。你喜欢写小说就写呗，干吗非要弄成专业呢？当大作家，多大才是大呢？另外，建强还老是想着去文联、文化馆一类的单位，按照他的说法——“越轻闲越好，越没权力越好。”这个想

法我也不太理解。跟他聊过几次，慢慢地，我终于理解了。建强不是把文学当成“乐子”，不是把文学当成“业余爱好”，而是把文学当成了人生理想和精神追求。实际上，喜欢一件事就去做，喜欢一个职业就去干，只要遵纪守法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何况，延庆建设绿色北京示范区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，作家们是可以做一些工作的。我们应该支持他们。

建强对文学是真诚的。他的小说我看过一些，比如去年登在《啄木鸟》上的《爬台阶的鱼》，登在《北京文学》上的《编辑部的事故》，感觉都挺吸引人的，语言、结构都不错。应该说，这些小说都是他对生活的积累和感悟。作为后备干部包村时，他写出了《爬台阶的鱼》、《楼顶田》；作为报社副总编，他又写出了《编辑部的事故》、《暗器》、《小权力》。有限的工作和生活经验，成为他小说的创作灵感和素材源泉，这跟他对文学的真诚是分不开的。文学来源于生活，又不完全是生活，需要“想象”和“加工”。我理解，写小说就是编故事，三分真实，七分编造。要“编”出好故事，“编”出好人物，再“编”出个立意来，就应该不错了。建强小说大都来源于他的工作和生活，但并不是他工作和生活的复制，所以我们读他的小说，不能对号入座，不能瞎联系。

建强梦想当一名大作家，目标定得挺高的，也算“高端一流”了。实现这个目标虽然很难，但是如他所说——“毕竟还有一线希望”。在这里，我也给建强一点祝福，祝愿他美梦成真，写出更多更好的小说来。

2011年3月9日

暗 器

老马是一个厉害的人。

在这座城市里，许多人都熟悉他，他吃饭打包，朋友请客和公家饭局都不例外；他个子不高，但是走路飞快，奔会场签到领取礼品时尤其如此；他的脚步丝毫不亚于年轻人——要是再年轻三十岁，说不定他可以参加国际田联大奖赛。当然，这全是人们对他的表面印象，这些印象导致老马在北京一带名声不太好，甚至很糟。其实，他还是一个工作敬业的人，是一个从不阿谀权贵的人，是一个善于斗争的人。但是，这些特点很少被外界认识到，以致于人们在谈论他时从来没有客观公正过。

老马是一个厉害的人，源于他是一个善于斗争的人。这是他的生存之道。这一点在他的一生中至关重要。在他的家里，有一本厚厚的斗争日记，那上边记录着他成人以后三十多年来的赫赫战果。本子上所提及之人，有的在北京地区还相当有权势，级别完全不在灵山区区委书记之下。可以这么说，本子上的人都曾经被老马“收拾”过，许多人至今都“谈马色变”。由于真正领教过他的厉害的人凤毛麟角，而这些人又大多干吃哑巴亏，从来不声不响，所以他“厉害”的一面很少被人认知。他的箱子里有一本帐，心里也有一本帐，这两本不会有丝毫偏差的帐本记录着他的斗争哲学和骄人战

绩。他“谦逊”，自信，从来不在乎别人知道不知道他的份量。

“好小子，敢这么对我?! 有你好看的!” 每次准备跟一个对手较量时，他总是这样说。在他的眼里，一个人要么是敌人要么是朋友，没有别的选择。当然，他并不是一个固执的人，对手可以化敌为友，老朋友也可以反目成仇，他有着极大的灵活性。

老马审时度势，按他自己的话说，“咱得顺应历史潮流。”小时候，他叫马援朝；年轻时自作主张，改名马文革；如今，他叫马富安，从心里头支持改革开放。他跟王洪文合过影，可是打倒四人帮后，他立刻把合影的照片撕得粉碎；他爷爷在北平日伪政府里当过课长，党和政府都对他宽大了，“三反”时却被老马揪出来，活活地被石头砸死。想吧，老马有多厉害!

除了不识时务者吃过他的厉害以外，其他不战而知其厉害者只有三人：妻子淑珍，部下东升，司机老胡。

不同时期的不同的战斗，老马的胜利都有着不同的分享者。



周一早晨六点钟，老马就到了单位，比平常整整早了半个小时。上午区里要举行桃花节开幕式，下午要迎接新部长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。桃花节都第七届了，开幕式新闻发布会也没什么新鲜的，邀请媒体、写新闻稿、接待记者，一切都轻车熟路。但是，也不能大意，有些事情的失败，都是出在大意上。老马骑自行车往单位走时还在告诫自己。不过，宣传是遗憾的艺术，百分百完美总是很难的。没办法，人总有无奈的时候。咱老马也不例外。这两年，这种想法偶尔也会窜到老马的脑袋里。毕竟五十多岁的人了，更年期了，老马也时常在心里安慰自己。而在以前，这种自我安慰是从来不需要的。“真是不服老不行。”这么想着，老马心里灰蒙蒙的。

但是，等他跟门房的保安打过招呼，保安规矩地向他敬了一个礼，并且尊敬地冲他微微一笑后，他的心里立刻发生了核聚变，耳朵上像是夹住了定海神针，手上似乎有了千军万马，周身血液流淌得跟堰塞湖决堤了似的。嗨，毕竟是个桃花节，狗日的，不会出问题的。瞬间，老马的心归于平静了，平静得有些突然，有些不着边际。

“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！”走进水房洗漱时，老马信心倍增，诗兴大发起来。

老马每天早上都到单位洗漱，已经二十年了。他曾经对老伴淑珍说：我算了一笔帐，单早上洗漱一项，这些年我就给家里节水一百吨。淑珍就用崇敬的目光望着他，是啊，是啊。

他刷完牙洗完脸，坐在办公室的位子上，突然想到了新部长。听说新部长是个女的，还是博士，老马心里浮起一股莫名的激动。是啊，这辈子头回跟女人搭班子，又是博士，他望了望窗外的妫水湖，身上有了一股跃跃欲试的劲头。

“楼中帝子今还在，槛外妫河空自流。”老马信手改编了一首唐诗，并吟诵出来。

从十八年前出任宣传部副部长，老马已经熬走了六任部长。“他们无一敢向老夫滋毛的！”他曾经跟朋友老胡炫耀过。至于新来的女部长好不好对付，他几乎没有放在心上。女人?! 头发长见识短。博士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往往都很迂腐，不食人间烟火，浑身冒傻气。跟她过招儿不过是斗蛐蛐罢了。可是，新部长毕竟是个女的，长的什么模样，身材怎么样，爱不爱跳舞，老马还是不由得做起了联想。

七点钟的时候，妻子淑珍打来电话，说家里的手纸没了。老马很不高兴：“这么点儿小事，还跟我说，你瞧着办！”淑珍答应着，然后又说家里的饮料也没了，来个客人什么的还得泡茶，麻烦，这

回老马没有批评老伴，金鱼眼睛在大眼镜后面转了转，马上说：“好，这个我来办。”

放下电话，老马的眼睛盯在桌上一摞新闻稿上，他的脸上为数不多的慈祥逐渐变得很肃杀。稿子是上周五就写好了的，当然是新闻科东升执笔，老马修改，联合署名，东升前、自己后。“我跟记者的关系铁，跨上我的名儿好发稿。”八年前，老马第一次跟新来的东升这么说的时侯，东升欣然响应。可是后来，不知不觉地，一些稿子见报时，名字都发生了颠倒，老马的名字就像长了腿儿似的，都跑前边儿去了。

“这些记者真不听话，非把我的名字放前面，这不是抹杀东升的成绩吗?!”老马脸上不温不火，口气不阴不阳，眼睛不睁不合，但是他话锋一转，“不过，有些是报社编辑的疏忽，现在的年轻人，干活儿忒糙……东升你别介意，这样历练历练也好，对你成长有好处。但是，有一点咱们得说清楚，稿费你去领，拿上我的身份证，全归你，我分文不取……咱可不缺那俩钱，港币、美元咱都得过，咱这都是为了工作。”老马一番真诚告白后，东升半点儿疑心也没有了，心窝子热辣辣的，他说：“马部长，您对我有知遇之恩，这点儿小事儿根本不算事儿。如果您忙，稿费我去取，但必须您得装上，这您可得听我的。要不，人家就会说我忘恩负义了。您要是置我于不仁不义之地，我可怎么在白楼里混呀?!”

东升是老马推荐调入部里的，他说的白楼是区委办公大楼。

“没想到！真没想到东升你这么爽快，懂事！你说得对，一个人要是忘恩负义，不仁不义，就要完蛋了。古人说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；财上分明大丈夫。东升，我看你行，懂事，有心。好好干，我会不遗余力地帮衬你提携你的。稿费的事回头再说，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……咱们得往远了看，新闻科长想不想当，将来我退了，副部长你想不想接？这才是大事，咱们得谋大事！你就放宽

了心，只要你跟我一条心，听我的，我会拼老命往上推你的!!”

这是八年前的话。四年前，东升如愿当上了新闻科副科长。如今，他已经是新闻科科长了。今天，他去城里接记者去了，天钢亮就走了。而此刻，老马坐在办公室里，正做着一个小小的抉择。面对着眼前的这摞新闻稿，他很闹心，手上也痒痒，于是故伎重演，打开电脑，找到新闻稿，把自己的名字提到了前面，然后打印了30份。

七点半，东升从城里打回电话，说除了两个人，要接的记者基本到齐了。老马问哪两个人？东升说，一个是京华日报的王老师，一个是早报的刘老师。老马立刻说：“你给刘老师打个电话，问她离你那里还有多远，如果近，你就等上十分钟；如果远，就算了。她人挺好的——你忘了那回去她们报社，她还管咱们饭——人挺好，就是没有时间观念。”东升答应着，犹豫了一下，又问：“王老师呢？等不等他？”老马坚决地说：“不等！他爱打车爱坐公交，自己想办法。什么东西?! 写几篇大稿子当上腕儿了就牛逼啦?! 就不可一世啦?! 这些日子，我正准备收拾他呢。”

东升在电话那头支吾着答应了。他没有完全听老马的话，而是给刘王老师各打了一个电话，结果，刘老师说两分钟就到，王老师说：“不好意思东升，本来想坐你们的车，但是昨晚临时有个采访，干得挺晚的。”王老师让东升带其他记者先走，他自己开车去。看来，王老师买车了。东升之所以跟王老师也打了个电话，是因为区委书记跟王老师私交很好，王老师堪称书记的座上宾。每一次邀请记者参加活动，如果看不到王老师的影子，书记就把脸拉得比李咏还长。“今天的发布会只成功一半，”书记曾经拉着脸对老马说，“要我说，你们脑袋里都缺根弦儿!”当着下属面挨骂，老马觉得脸面丢尽了。从那儿开始，老马对区委书记十分不满。

那年，老马还没跟王老师闹矛盾，两个人关系还不错。后来，

不知为什么，掰了。宣传部长调解了好几次，他们的关系改善一点儿，但也是面子上的事儿。一桌人吃饭的时候，两个人虽然也说话，但都是带着刺儿；单独在白楼里见面时，两人怒目而视，谁都不搭理谁。

王占绵是京华日报的跑片记者，又是区委书记的座上宾，宣传部的人没理由不跟人家搞好关系。但是，王老师惹了老马，老马以他多年的斗争经验和手段，跟王老师漂上了。

东升夹在中间，就很难受。几多时，原来的宣传部长曾经绕过老马，直接领导新闻科，以更好地处理跟王占绵的关系。这样，老马当然很不高兴，但是上任部长太强势，他跟部长发难过几次，骂过东升几次，事情也就过去了。现在，部长调走了，新部长还没来，东升正好可以松一口气了。

上午九点半，参加灵山区桃花节开幕式的二十家新闻媒体的30名记者都到了。签到的时候，老马跟记者们热情地打招呼、握手，唯独没有跟王老师说话。王老师也不搭理老马，自己签到后，坐在一个角落里跟晚报和青年报的记者聊天。签到接近尾声的时候，老马把两个纸袋子递给了东升，大大咧咧地说：“东升，你起五更爬半夜的，不容易。你和司机各一份。”然后嘴巴凑到东升耳旁，小声道：“装蓝色保暖内衣的袋子给司机，表示个意思，反正咱们是雇用他们公司车的。装灰色保暖内衣的袋子你留着，里面有两张电话充值卡，回头咱俩一人一张。”此前，老马把给司机袋子里的电话卡拿了出来，装在了给东升的袋子里。

半小时后，开幕式正式开始。区长主持仪式，区委书记致欢迎词，副区长介绍桃花节情况，市旅游局局长讲话并宣布桃花节开幕。期间，区长宣布媒体名单时，把京华日报排在了京华电视台后面，让一旁的区委书记脸上一怔。他下意识地瞟了一眼台下的老马，嘴角浮起一丝冷笑。按说，京华日报总是排在京华电视台前面

的，这是惯例。因为日报的社长是正厅级，电视台的台长是副厅级，而且社长是想当然的“市委委员”。但是，区长读媒体名单时就是这么读的，电视台在前，日报在后。他是十分钟前拿到“实际到会的媒体”名单的，名单是宣传部提供的。区长想，副部长老马干了十几年了，应该不会有错的。

所以区长就读了。照着名单上列的那样读了。

区委书记瞟老马的时候，老马仰头望天，饶有兴趣的表情好像天上有七仙女跳伞似的。老马不怕书记。老马今年已经五十五了。

而京华日报的王占绵老师当时正接电话，也没有听到排序的事情。接过电话后，电视台的一个记者告诉了他：“老马又来这一套。”他一笑置之，摇摇头，脸上很不屑的样子。

开幕式后，众人去参观万亩桃园。

午饭时，王占绵被安排到了贵宾席，跟区委书记、区长、市旅游局局长等领导一桌。这张桌子上还坐着一个清瘦女人，齐肩短发，胸脯不很鼓，又戴着眼睛，颇有书卷气。老马不认识这个人。他知道她不是记者，所以，他没有过去敬酒。

贵宾席只有一个记者，王占绵，老马是不屑于给他敬酒的。王八蛋，给你敬酒？没门儿！老马心里说，给你吃个图钉还差不多！上小学时，老马调皮，曾经在一个夏天把一枚图钉放在了女同学的凳子上，把人家扎得嗷嗷乱叫，老马却哈哈大笑，心旷神怡。从那以后，班里谁跟他闹别扭，他就给人家吃图钉，同学们防不胜防，诚惶诚恐，敬而远之。走路时躲着他，就像躲狗屎一样。这是小时候。年轻的时候武斗，当然用不着图钉，他只是偶尔在“战友”的脚上或者屁股上一试身手，就足够乐呵几天的了。今天，老马望着坐在贵宾席上的王占绵，心里十分不快，突然就想到了图钉。真该让他吃一枚图钉！老马想。

可惜，老马好久没玩这个游戏了，他没带图钉。老马暗地里寻

想着，要是让王占绵当众捂着屁股一通乱叫，简直太解气了。哈哈，想一想都美！看来，还得拾掇起来那个玩艺儿。对，拾掇起来！

今天，老马没理王占绵，没理贵宾席的事。相反，老马把热情都放在了嘉宾席上，放在了其他记者身上。他跟电视台的年轻记者们喝了一杯，轻松地开着他们的玩笑；他跟晚报和青年报的记者喝了一杯，请求他们对新闻稿尽量不要压缩；他跟旅游报的记者也喝了一杯，叮嘱她别忘了领纪念品；他跟商报的新任记者喝了一杯，然后交换名片……虽然个子不高，但是他步伐从容，腰身挺直，他的微笑十分老练，他跟每位记者的亲密程度也都在计划和掌控之中。在这种场合，他显得游刃有余，轻松自如，就像杜月笙在上海的青帮会馆里对徒子徒孙们那样，嘴角上挂着针尖一点儿的微笑，就足以显示自己的威仪了。

期间，老马往贵宾席瞥了几眼，其中有一次他的目光跟书记碰上了。但是，书记睿智的目光疾如闪电，只在他的脸上一掠，就倏地离开了。所以，有些犹豫的他，微醺的他，果断地放弃了刚刚萌生的到贵宾席敬一杯酒的想法。

由于许多记者下午还有采访，很多人没有喝酒。午餐很快就结束了。当然，贵宾席除外。区委书记跟市旅游局局长酒量大，跟王占绵交情深，就喝得很带劲儿。嘉宾席的记者们吃过饭后，有的坐在那儿剔牙，有的去厕所，有的聊股票。老马看局面差不多了，就招呼上东升开始打包。“吃好了吗诸位？吃好了我可打包了，这么多东西不能浪费啊！”大家说吃好了，老马就立刻动手，风卷残云。以前，老马在这种场合打包，通常都是送走客人，自己杀个回马枪，回来慢慢地干。当然，送客人前他会小声而神秘地叮嘱服务员：别动，什么都别动，等我回来打包。那是过去。现在不用了。自从中央提出建立节约型社会，他就明火执仗地干了。“中央提的

很好，我们就是要提倡节约，就是要做个节约人儿。”老马在一次民主生活会上说。

老马以节约为荣，以浪费为耻，打包完全可以堂堂正正的了。

“毛主席说过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，要我说，是造孽呀！你们年轻人没打困难年代过来，不知道粮食的重要性，我们可是记忆犹新啊！”老马一边手脚利落地游弋着收拾着东西，一边给记者们上政治课，“这些东西你们要不要？谁要谁拿走，晚上热热还能吃……”

“不要，不要，都是您的。”

“我们不开火，您拿您拿！”

“看，我就知道你们不要！不要算了。还是让我们这些老同志拿回去忆苦思甜吧。”

老马打包很有章法，他身后跟着东升和服务员，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——大鱼大肉分两类，一类是吃得乱七八糟的，搁在一个大塑料袋里，回去喂狗；另一类是没怎么动筷子的，放在若干个餐盒里，回去给门房的保安吃。他自己和东升“打扫”酒水，半瓶的兑在一起，还是给司机老胡喝；整瓶的先放车上，抽空二一添作五——当然，半瓶兑满的和压根儿整瓶的要使上记号。末了，老马看见餐厅一角还有两瓶没开封的五粮液，他从容地环顾一下周围，见贵宾席和嘉宾席的人以及服务员都没太注意，就迅雷不及掩耳地抄起瓶子，扔进一个已经装进几个餐盒的纸箱子里。

这一切，全被贵宾席上那个陌生女人看到了。这个清瘦的女人，就是新来的宣传部长，她叫赵艳君。

下午，在新部长见面会上，组织部门的人介绍了情况，赵艳君部长作表态发言。她说——

“我以前也是做宣传工作的。大学的宣传跟地方的宣传有区别，也有联系。我会尽快熟悉情况、熟悉工作，尽快进入角色，早日开

展工作。希望同志们能够给我有力的支持和配合，也请组织上放心。”

她说——

“宣传部是党的喉舌，宣传干部是党的核心力量。作为区里的窗口单位，宣传部的人经常接触媒体、接触记者，自己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都反映着灵山区形象。所以大家要谨言慎行，有损灵山形象的话不说，有损灵山形象的事不做。”

她说——

“年轻人要尊重老同志，多向老同志学习；老同志也要爱护年轻同志，给年轻人带个好头，不能倚老卖老……”

老马逐渐不悦，脸拉得越来越长。这个婊子，初来乍到，下车伊始，就敢跟爷爷来这套?! 姥姥!!

老马打算给赵部长一点颜色了。

二

第二天上午，老马找到赵部长，以谈工作为名，沟通了好一阵子。本来老马是不打算跟赵部长聊的。但是头天晚上思来想去，觉得人家毕竟刚来，许多情况不了解，很可能偏听偏信，闹出误会。就觉得很有沟通的必要。

先礼而后兵。昨天晚上，老马躺在床上想。

先君子后小人。今天早上，老马蹲在单位厕所里说。

老马离开厕所时顺手拽了两卷卫生纸，拿回办公室，扔进柜子里，准备晚上带回家。昨天晚上，老胡到家里做客，期间到厕所解手，竟然不得不用了旧报纸。当时老马批评淑珍：“你怎么搞的？这么点儿小事都办不成，不像话！”因为自己也没有往回带饮料——桃花节开幕式记者午宴上全是大桶饮料，不是听装的，不符合

老婆的意思，所以，老马的批评不是很强硬。

周二早上，老马在单位厕所里，顺手先把手纸的事情办了。

老马找赵部长沟通情况，无非是说说自己多年来的丰富的工作经验，介绍一些跟灵山区关系紧密的新闻媒体——哪些记者跟咱关系铁，哪些记者总找茬儿曝光，哪些记者爱找便宜，等等。期间，他提到了王占绵，说他狂妄，眼里只有区委书记，从来不把宣传部的人放在眼里。“王占绵还有个毛病，参加活动领取车马费时从不签名，弄得部里很被动，今天东升代签，明天我代签。”老马诚恳地对赵部长说：“时间长了，这都是事儿。”

“京华日报太重要了，咱们迁就他一些吧。”赵部长说。

“作为部长，您跟他该怎么处怎么处，别影响了工作。我也是这么嘱咐东升的。东升这孩子不错，以后您慢慢会发现。王占绵这个人毛病太多，慢慢地您也会发现，我不在背后乱讲……但是不能让他为所欲为，得有个人约束他，让他知道咱灵山人不是好欺负的……我能对付他，您放心。只要他好好给咱们发稿，什么事都没有，否则，有他好看的！”老马嘴角挂着微笑，眼睛里闪着诡谲，脸颊上布满得意。

“您工作经验丰富，以后外宣方面，还得仰仗您。”赵部长说。

“没问题。我在副部长的位子上干了十八年了，伺候过六任部长，你是第七位。”说到这里，老马已经不用“您”跟上司说话了。“不瞒你说，前六位有四位跟我不错，两位混蛋，总犯糊涂，最后都被我收拾得服服帖帖的，一泡稀粪似的。”还好，老马说这番话的时候，没有挥挥拳头。

赵部长是一位城市里长大的博士，出身于书香门第，老马的话令她目瞪口呆，也让她心生厌恶。

望着女博士有些惊惧的眼睛，老马心里有数了。他胸有成竹地说：“你是知识分子，我是大老粗——有多粗慢慢你就会知道，但